



那轮无私的明月

□ 张修东

躁动、不安分的秋日里，一个硕大高悬的银盘急急地吞下落日，月光似水般地洒向大地。

那轮明月诡秘地望着绿意盎然的地球大哥，静观风吹草动，察看物体变幻，遥望流水树摇，体味星球冷暖。

这时，我静静地站在自家阳台上，欣赏着这一轮明月。

她在永不停歇地动着，一会儿冲破云层，一会儿跨过晴空，一会儿冲进薄雾，一会儿钻进黑云，婀娜多姿的身影，妩媚羞赧的面庞，着实吸引着我的目光。她舒展着自己的翅膀，翱翔着，将我的想象拓展开来。

这不该是我家乡的那轮明月。

多少年以前，在我的心目中，家乡的那轮明月比现在的还要亮洁。

在我家的天井里，我和奶奶静坐在梧桐树下，眼神盯着明月，思想跟着远行，我想念在矿山工作的父亲，不知这个时候他在干啥，是在矿井口发出绞车运行的信号，还是在宿舍与工友们一起看精彩的电视节目，不会是在给家里写平安信吧……这时的我想，不知道爸爸单位上的明月是否也是这样光亮。

离开家乡四十几年了，家乡的那轮明月叫人回味。她游动着，她走到哪，哪里就是光明一片。挂在树梢，爬上房顶，跃入池塘，一边是婆娑树影，一边是炊烟

袅袅，真是一幅和谐、宁静的明月山水乡村图画。

了解家乡的明月，还是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那年，叔伯家二姐出嫁，按照农村风俗，平辈的要选漂亮、懂事的送嫁。那时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一边是新媳妇，一边就是我了。可在晚间回家的路上，几个叔叔、哥哥都喝醉了，只管走路，却偏了方位。多亏明月照我前行，后半夜才回到了家，叫家人担心坏了。

在乡镇上高中时，七八里的路程几乎要天天赶路。碰到月夜，自然是欢喜了我们。放学的路上，月亮走我也走。循着明月，路途也不显得远了。

这不该是我出矿后回家途中的那轮明月。

总是觉得，那时的明月比现在娇柔。最初从事煤矿井下工作，基本上是一个月一倒班，尤其是上夜班，总是踏着明月的光束而来，望着明月的影子收拾行装。到了井下，除了大巷里灯火通明外，到达工作面几里路的路程，身上始终有一个小月亮陪伴着我，那就是俗称矿工眼睛的矿灯。它多么像明月吸收日光的精髓，矿灯借助酸液充电（现在都已经换成了锂电，便捷耐用）而发光，照亮了我的前行路程。

有时下了中班已近零时，这时明月追车很有韵味。一会儿车追月，不一会又月撵车。在嬉闹中，明月把我们的身影拉长在路上。到了家门口，听到了爸妈的

问答声，明月才停住了脚步。

这不该是历史的那轮明月。杯酒释兵权，鸿门宴，乌江自刎……不会发生在有明月的夜晚，明月不忍心看到，肯定是躲在乌云背后了。而长征夜行军，执政党的重大决策，利民宗旨的措施出台……肯定就发生在昨日的明月光亮的夜晚。

多少爱情花前月下，多少战争争斗上下，多少运筹帷幄之仗，又有多少老谋深算致人死地……明月，见证历史。“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若看明月皆如此。”这，便是最好的写照。可如今睹物不见人，只有那明月在审视着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的变迁、轮回。

这不该是照耀多年的促使植物生长的明月。

万物生长靠太阳，而最近的研究学说，万物滋润靠月亮。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是凭空杜撰吸人眼球？不得而知。试想，玉米在夜间明月的光合下，滋滋地攒高，人类在夜间无声无息地拔高，可有明月的一份功劳。

明月一轮照我身，轮到我了，是现在。

那轮明月，陪伴多少代、多少年、多少人进行了不菲的人生旅程，无人知晓；有多少人知晓明月，无以计数。

煤矿作家刘庆邦说，月光是精神性的。明月，确实给我想象，赋我力量，送我思考。明月随时光飞逝而去，明晚的月光将把今



我的大风歌

(外一首)
□ 卞奎
大风遏飞霞
回眸——
荡不尽的音浪轨迹

我曾是大海的一朵浪花
相伴于海涛
呼唤风帆的远航

我曾是大漠的一朵云
飘荡于万里瀚海
招手远去的驼铃

我曾草原的骑手
高扬辔头
徜徉于无边花海

我还是生活的歌者呢
放歌万里
共鸣生命的豪情

如今 人生多样
挥动翰墨之笔
描摹深远梦境

失而复得

丢掉了手机
可以再买一部

陈年的文档
不妨复制备份

献演的老剧
音容宛在

失去的诗思呀
你还能复原吗

我常想
假如再来一次

我会倍加珍惜
过往的一切烟云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 lzcjbk@126.com, 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 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

我的学生比我“大”

□ 李秀芹

20岁那年，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没有受过师范学校专业培训，不懂得教育心理学，对于即将登上三尺讲台，我很是忐忑。

临开学的那个暑假，村支书让我趁着假期先把村里的扫盲班办起来，那个年代，农村妇女大多没读过一天书，她们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教她们就和教一年级的学生一样，从“1+1”开始讲。识字班里的学员都比我年龄大，最大的比我大三四十岁，虽然她们一口一个“老师”喊着我，但我在她们面前就是小孩子一个，给她们讲课我带着十二分的耐心和尊重，即便最简单

的问题，她们问一百遍我便讲一百遍，一点脾气不敢发。

一个多月下来，学员们进步很大，她们不仅能写自己名字，还会写其他学员的名字，认识了一些汉字，还会做简单的算数题，大家非常高兴，把功劳都归功于我。记得有位学员，按辈分我该喊她“小奶奶”，其实年龄只比我大五六岁，她和我走得最近，课下还黏着我问东问西，她愿意学，我便乐意教。暑假后开学，我要去学校任教了，大家舍不得我，我也放不下大家，这个多月，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师生成为朋友。

去学校报到的那天，老校长给我讲如何给孩子们讲课，他听

说我做过一个多月识字班教师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有爱心的人都能成为一名好教师，虽然让你教三年级的数学，但你对待三年级的孩子一定要像对待识字班的成人一样，别把他们当孩子看，要把他们当大人，有时甚至要把他们当成你的老师，怀有虚怀若谷之心，抱着互相学习的心态，你就能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喜欢。

把小学生当大人看待，这是我教师生涯学会的第一招。每当我走上讲台，看着讲台下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我都收起自己的家长作风和高高在上的神态，就像我在识字班代课一样，拿出自己所有的耐心和热忱，因为这些孩

子早晚有一天会长成青年、壮年，我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都将铭记心中，影响他们的一生。

“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这是老校长讲课的开场白，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口头禅。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便三岁幼儿也有值得我们大人学习的地方，何况是踏入学校的学生呢。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收到学生们的祝福电话和信息，我也会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因为他们也是我的老师，正是我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教会我在教师岗位上如何成为更好的老师，因为一位合格教师的标准不是学校制定的，而是由学生评判出来的。

一个人的烟火气

□ 郭华悦

一个人得有多少烟火气才算合适？

烟火气，自然是俗的、闹的。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烟火气，是随着时间而不同的。白衣飘飘的年轻岁月里，人们出尘脱俗，不染烟火；到了后来，和年岁一起增长的还有身上的烟火气。直至最后，整个人沉浸在柴米油盐的烟火中，令人感慨。

烟火气这玩意儿，少了，人便显得做作。终日高飘于俗世之上，与世界隔绝开来，不合群，也

不合流，最后只能孤芳自赏。可要是烟火气过多，浑身铜臭，三句不离钱，或开口就是鸡零狗碎的闲事，难免招人烦，油腻得可怕。

一个人觉得有趣的人，一本令人放不下的书，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烟火气的比例控制得刚刚好。

一本书，应该有烟火气。俗世烟火，是书中喜怒哀乐的源泉。有了烟火气，才能与读书的人产生共鸣。但仅有烟火气，文字不免流于琐碎的流水账，这当然不够。一本好书，有烟火气，也得有

高于烟火气的东西。烟火之上，总得有那么一些人和事是超脱于俗世的。高于烟火气的，是书的精髓，而烟火气则是书的基本，两者缺一不可。

一个人，也该是如此。

烟火气，也是地气。一个人的养分，是从烟火气中摄取的。故乡故土，还有故人，那是一个人最初的养分来源。从这样的烟火气中，人吸取了足够的养分，身心渐渐茁壮，才能走出来，到外面的世界寻觅另一片风景。

烟火气，让一个人与周边的

世界兼容。但人与周边，若仅是兼容，千人一面，也就失去了自己。于是，除了兼容，总还得有点什么异于旁人的地方。与旁人不同的，大多是飘的、虚幻的。但也正是这些与众不同，才是一个人的内心里最根本的所在。

那么，烟火气多少才合适呢？一个人身上的烟火气，总归得多一点，但再多也不能超过七分。一个人身上那些高飘在上的非烟火气，也多少得有点，再少也不能少于三分。七分俗气，三分仙气，一个人的身上也就同时兼容了俗味与趣味。